

鲁迅：“译”与“释”

[澳]寇志明 著 / 黄乔生 译

[沃尔夫冈·顾彬 (Wolfgang Kubin) 等译《鲁迅文集》6 卷本, 瑞士苏黎世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 1584 页.]

最近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称鲁迅为“20 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作家”^①。这是我们期望鲁迅不久能跃出玛杰里·萨宾 (Margery Sabin) 所说的“汉学的封闭世界”^② 的另一个原因。无论是汉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抑或其他西方人文科学领域对汉学抱持一种封闭的态度, 专业翻译的重要性在让西方世界严肃认真对待中国文学的整个过程中似乎终于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了。沃尔夫冈·顾彬用这六卷的文集译本, 为自己在这个世界性工程中确立了地位。他与他的学生和同事们译出的这引人注目的红皮布面著作是全新的鲁迅著作德文本选集, 其中有一些文章以前从未有英文全译出版过, 包括鲁迅早期即他在日本留学后期 (1907—1908 年) 所写的文言论文——许国璋曾把这个时期用德语称为鲁迅的学徒期 (Lehjahre)。

前五卷包括了《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坟》中的全部文章, 第六卷名为《醉乡》(Das trunkene land), 包括了鲁迅的新旧体诗和从其全集中选出的回忆性散文, 加上顾彬本人写的后记。多亏了顾彬及他的一大批学生和同事的毅力, 使得除了日文版的《鲁迅全集》(东京, 学研社, 1986) 外, 这六卷本成为目前任何外文文种中最全的鲁

迅著作集。遗憾的是, 德文版未收 1925 年以后的杂文, 这缺憾只能用介绍西方读者去阅读杨宪益和戴乃迭英译本的第二、三、四卷来弥补了。^③ 威廉·莱尔的较新译本只局限于虚构作品 (鲁迅的短篇小说)。莱尔教授有时用了创作的译法, 颇引起争议; 有时他又用即兴的、提供信息的译法, 用细心的学者态度添加脚注。

顾彬编译的德文译本的风格并不统一,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译文出自多人之手。有的时候, 他们努力做到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 又有的时候, 他们兴之所至随意性、创造性较大, 这一点从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集子的题目上可以看出来, 如《彷徨》, 他们译作 Zwischenzeiten Zwischenwelten (在时与世之间), 而没有用时下几乎已成为定译的英文 Hesitation (犹豫) 或 “Wandering” (彷徨) 的德文对应词。而这当然也是他们的译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们不像以前一些德文译文那样是从英文转译的, 而是译自中文原文。这不是说顾彬及其同仁忽视英文译文, 他们没有那么做, 甚且在某些场合还细心地参考了英文译本, 有些地方聪明地避免了英译本犯过的错误。

但有些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呐喊》真的是“场外发出的欢呼声”, 就像莱尔大胆地在《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中翻译的那样?^④ 他当然既从词义学角度, 又至少从鲁迅在那本小说集序言中设定的上下文的角度创造了一

个先例,但这能够成为译作德文中的“欢呼”的充足理由吗?或者说,这不是离最老的英文译法 *Outcry* 更远的吗——后者基于鲁迅在这篇序言另一处设定的上下文(见《鲁迅全集》1991 年第 1 卷第 419 页)。我倾向于用最老的译法 *outcry*,既不赞成莱尔的译法,也不同意杨氏把它译作“A Call to Arms”。我真的怀疑鲁迅用这个题目是否有“走出去,拿起武器,孩子们!”的意思,我愿意尽力避免把他变成中国的海明威。因为被人们比作“中国的高尔基”,鲁迅的令名已经遭受了不少损害了。

从另外的角度说,“过分翻译”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译”与“释”之间,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画出一条界线呢?例如顾彬把《阿 Q 正传》(字面意义是适当的、准确真实的阿 Q 的传记,杨氏译作“The True Story of Ah Q”)译成 *Die Wahre Geschichte des Herrn Jeddemann*(《人人先生正传》),因为对这部著作的一种释义就是:阿 Q 确实是每个人的代表。另一种释义,也许是更为普遍的,是说阿 Q 代表了中国,还有第三种释义,说他代表了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坏的品质。^⑤尽管我本人同意顾彬的释义,但我还是认为我们没有权力对原著标题做如此重大的改动,仅仅是为读者着想,也不该这么做。在中文里,“阿”作为一个称谓词是很不正规的——很明显比德文中的“Herr”更少尊敬——德文中的 Herr 原意是勋爵,在现代德文中几乎成了英文中的 Mr.(先生)的同义语。那么如果不为别的原因的话,为什么不把他称作“*der ganze Kerl Q*”之类,至少还保留了 Q。尽管我本人的德文也许听起来像是战前德语,我还是要建议用 *Die wahre Geschichte des ganzen Kerls Q* 作为译文标题,仅供参考。把 Q 删去是极为可惜的,因为,按鲁迅的二弟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把拉丁字母 Q 嵌在汉字的题目里,是为了显示清代中国人的脑袋的图画性——带着拖在脑后摇摆的辫子(拉丁字母 Q 的尾巴可以被

看作所谓的“猪尾巴”)。这个字母同时也与英文字 *queue*(辫子)谐音。

在后记中,顾彬对以前的德文译本颇有微词,特别是东德学者约翰娜·赫兹费尔德(见顾彬译本第 6 卷《醉乡》第 172—173 页)的译本,其中有一些是从中文原文译出的。对翻译来说,避免创作是困难的,并且也许是不合乎理想要求的。顾彬引用的她的译文中的错误例证在更近一些译本中也不是没有出现。无论如何,我喜欢顾彬对《野草》(*Unkraut—Prosagedichte*)和一些旧体诗的翻译(也收在《醉乡》中)。但顾彬的学生所译的鲁迅早期文言文论文存在一些问题,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在有些地方还曾尝试对译者提供了帮助。例如,作于 1907 年的长篇小说《摩罗诗力说》(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曾称之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德译本的风格就太过繁杂、纠缠不清了。^⑥我怀疑这是因为译者过于渴望“忠实”于原著——所谓信,而未能做到“达”——这是严复的翻译原则的第二项,第三项是“雅”。而假如意思都没有表示清楚的话,谁还能奢谈第一原则“信”呢?当然,这是哲学上最终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有必要为整个文学翻译工作有效进行找到一些中间的根据地。是的,约翰娜·赫兹费尔德和弗洛伦斯·阿依斯科(Florence Ayscough)犯了同样一些错误,即在解读中文时加进了过多的东西,他(她)们过于集中注意力于一些单字,而这些字不能表达它们所出现之处的白话的主要意义(还请参看顾彬译本第 6 卷中的后记);或者因为过于直译而走了极端;但至少在她富有创造性的同时,她的德语读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在阅读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译文时我感到遗憾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一些关键之处缺少注释,如在前面说到的这篇作于 1907 年的文章的第一部分里,鲁迅用的梵文词“摩罗”原为骚塞对拜伦及其一派的污辱性称呼(“*satanic*”撒旦式的),翻译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参

见《坟》第93页)。既然说最好的办法是忠实于原著,那么为什么却把摩罗换成小鬼呢?这使我想起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那套《鲁迅选集》曾将这个题目译为“The Demoniac Poets”《魔鬼派诗人》,听起来颇为迷人,但从根本上错了。1981年和1991年的《鲁迅全集》(人文版)都有篇后注解了这个词的来源,为什么德文译本不这样做呢?

至于鲁迅旧体诗的翻译(收入顾彬译本第6卷《醉乡》中),我对顾彬和 Angelika Gu 译本的成绩比较满意,特别是那些幽默讽刺的篇什,例如,1932—1933所作的题为《教授杂咏(四首)》中的第三首的译文:

世界有文学,
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
北新遂掩门。

顾氏译为(第6卷第42页)

Wider die Professoren

Vier beliebige Gedichte III

Draussen in der Welt gibt es eine Literatur,
Hier haben die jungen Mädcheneinen runden Po.

Wer einmal Schwein ass, trinkt nun
Hühnersuppe,

Da macht der Buchladen zu.

如果将其德文直译为英文,就是这样:

Contra [i. e. against/in criticism of the] Professors

Four random verses

Out in the world there is [a] literature,

Here young girls have round butts.

[Those] who once ate pork now drink chicken soup,

At that point the bookstore closes.

反教授 偶成四首

在世界上有(一种)文学,

而在这里年轻的姑娘有圆圆的屁股。

以前吃猪肉的人如今喝起了鸡汤,

就在这当儿书店关了门户。

来比较一下我的英文译文,我把这些诗的总题译为《关于教授的四首杂诗》(Four Desultory Verses on Professors)。^⑦第三首我译作:

The world has its literature

And girlies' plump derrieres' allure.

With chicken soup galore, partake of pork no more:

'Twas thus Beixin Bookstore thought best to close its door.

世界有它的文学,

少女们丰满的臀部引人诱人,

鸡汤多多,不再吃猪肉,

就在这情况里,北新书局认为最好关门。

就算顾氏的译文比较忠实于原著,他们也没有注意保持原诗的韵律。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在译“臀”字时用了德文字“Po”,选词极好,颇有幽默感,与原文的玩笑和讽刺语气相吻合。但把一个居于要职的世界文学教授与有诱人“丰臀”的少女两个形象用韵文联在一起——我认为这是鲁迅借此诗句贬抑章衣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英译文的“妙”就在这韵文里,而顾氏译文里没用韵文,所以联不上。他们在对诗的背景的解释(6卷240—241页)中说明这首诗是讽刺章衣萍(1902—1946)的,他是暨南大学教授、上海北新书局世界文学丛书的编辑,曾经写过,“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⑧(即便在半个世纪前还没有今天已形成法律的性骚扰条文,鲁迅认为这也是轻薄和不负责任的语言。)章衣萍还和北新书局的倒闭和围绕北新的回民风潮事件有关,^⑨他在其中的行为都为鲁迅所不赞成,这些顾彬在注释中都加以足够的简明注释。但应该补充据《鲁迅全集》卷7第436页,章曾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后就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我愿看到更多有关这些事件的引述,那将会对后世的学者进行研究

有帮助。尽管顾彬对中文材料的引述比较少,但比起北京外文出版社所出版詹纳尔(W. J. F Jenner)英译本^⑩中的一点儿也没有来,还是很大的进步。而西语材料来源方面顾彬始终引用得更细心周到,这方面他做的工作很出色。然而如果我们去看看鲁迅更严肃一些的旧体诗的译文的话,顾氏译本是不是成功地保持了原作的韵味,我就不能肯定了。我想起的一个例证是鲁迅1933年12月30日为黄振球(顾彬拼作正球 Zhengqiu)写的一首无题诗,人们通常把这首诗看成作者自抒胸臆之作:

无题

烟水寻常事,
荒村一钓徒。
深宵沈醉起,
无处觅菰蒲。

原诗无题,顾彬为其命题:

Ein alltäglich Ding

Ein alltäglich Ding sind Rauch und Wasser,
Auf unbehaustem Land bellassen sie nur
einen Fischer.

Nächtens trunken auf den Beinen
Findet er weder Reis noch Stroh.

直译为英文就是:

A Daily Thing

A daily thing are smoke and water,
On uninhabited land there remains only a
fisher[man].

At night drunken [on his legs],
He finds neither rice nor straw.

一件日常之事

日常之事是炊烟与水,
在无人居住之地只剩下一个渔夫。
深夜里用沉醉的腿站起,
他既没见稻草也没有见稻谷。

我从中文译出的英文诗是:

Mist - shrouded waters are the normal lot
For a lone fisher by deserted hamlet—

Deep in night, arising drunken yet,
Reed and rush are nowhere to be sought.
对废弃的村庄里一个孤独的渔夫,
雾色笼罩下的水面是他寻常的去处。
深夜起来,尚在醉中,
无处可以寻到芦苇和香蒲。

无疑,造出适当的译文是很艰难的工作。顾氏的译文有时“比较更”近于原著,他们用的“Wasser” and “Fischer”在德文中是接近于(但并不完全是)押韵的,可是在原诗中这里并没有押韵。我的译文中从头到尾用了松散的韵脚,添加了“笼罩”一词(shrouded),但保留了原文的“村”(hamlet)、“深宵”(deep in night)和“菰蒲”(reed and rush)这些意象(images),而顾氏译文中就没有这样做。他们译“烟”时选择了Rauch (smoke),我就不会,我认为这里必定是指罩在水面上(很可能是一条河)上的雾。因为村子已经荒废,不可能有炊烟升起了。炊烟在中国诗人笔下通常与人的居住联系在一起。而且,我认为雾可以暗示未知的东西,更可以把诗的主人公与他周遭最近的东西加以疏离。如果这是一首自画像的诗,那它就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画像,它表现的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或者启示(“深宵”沉醉起……),而不一定是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最后,顾氏用的“… trunken auf den Beinen”指的是一定的醉酒状态(醉酒的人感觉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虽说好笑,但也许用在这里太口语化了,不能充分传达“起”(to rise up)的正面意思。

在《野草》的译文中,德译本中的确有很多精彩的译笔,这是顾彬的优势所在。但有一些段落虽简捷明快,却缺乏杨氏早期译文有时显示出的那种文学魅力。试比较《雪》(Snow/Schnee)中的几句: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杨氏译作:

On the boundless wilderness, under heaven's chilly vault, this glittering, spiralling wraith is the ghost of rain...

Yes, it is lonely snow, dead rain, the ghost of rain. ①

顾氏的译文是:

In grenzenloser Weite unter kaltem Firmament wirbelt blitzend der Geist des Regens auf...

Ja, das ist der einsame Schnee, der verstorbene Regen, der Geist des Regens. (顾氏译本第6卷第101页)

将德文直译成英语,大意是这样:

In the borderless expanse/waste under the cold firmament whirls

flashing the spirit of rain...

Yes, that is the lonely snow, the dead rain, the spirit of the rain.

确实,很难把顾彬使用的强有力的德语散文的美直接用英语表达出来。全部的意象能很充分地让读者想起乔伊斯《死者》中的一个景象,但我更愿意说,杨氏的想象力和对“glittering, spiralling wraith”这样的英语词汇的娴熟精巧的排列更好地把原文的美表达了出来。在顾彬的译文中用辞比较简炼,这只是“wirbelt blitzend...”(旋闪)。

作为一个细心的学者,顾彬避免重陷杨氏译文所遭遇的一些陷阱。例如,还是在《野草》中,他没有给《影的告别》(“Der Abschied des Schattens”/The Shadow's Farewell,第6卷第87—88页)的正文加上引号,而杨氏英译本却加上引号,但原文并没有,这就在英语读者中造成疑惑,不知到底是谁说话(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影”在说话)。至于《呐喊》的序言,有一段文字顾彬的同事冯铁(Raoul D. Findeisen)是这么译的: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

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 Da er jedoch eine Massnahme zur Anfeuerung ist und daher dem Muster militärischer Befehle gehorchen muss, habe ich mir gelegentlich erlaubt, bewusst und mit literarischen Mitteln von den Tatsachen abzuweichen: Das Grab des Jungen in der Erzählung “Das Heilmittel” ist wie aus dem Nichts plötzlich mit einem Kranz von Blumen bedeckt; in der Kurzgeschichte “Der morgige Tag” erwähne ich mit keinem Wort, ob Schwägerin Shan nun von ihrem Sohn nur träumt oder nicht, denn damals war der Oberfehlshaber gegen negative Schilderungen. Und ich möchte keinesfalls die Jugend, die jetzt ihren schönen Träumen nachhängt, die auch ich einst in meiner Jugendzeit geträumt habe, mit der so bitter empfundenen Einsamkeit anstecken, (I, Applaus, P. 14).

请比较杨氏的英译:

However, since this is a call to arms I must naturally obey my general's orders. This is why I often resort to innuendoes, as when I made a wreath appear from nowhere at the son's grave in “Medicine,” while in “Tomorrow” I did not say that Fourth Shan's Wife never dreamed of her little boy. For our chiefs in those days were against pessimism. And I, for my part, did not want to infect with the loneliness which I found so bitter those young people who were still dreaming pleasant dreams, just as I had done when young. (《鲁迅选集》第一卷第38页)。

冯铁博士用“Mit literarischen Mitteln von den Tatsachen abzuweichen”来译鲁迅的“用了曲笔”,而杨氏则用了“resort to innuendoes”。后者的译法现在明显地不准确了,至少不是90年代美国的习语。现在 innuendo 意为暗示或者一种隐含辱骂的形式。冯铁使用的短

语意为“用文学的手段去修改现实”(字面意义是“偏离事实”),把鲁迅的原意表达得更清晰。

暂时把准确和“忠实于原著”的问题按下不表,还有一个“语域”(register)的问题,是由威廉·莱尔对鲁迅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文言序言的有争议的译法所引发的: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顾彬译作:

Die Herren X, zwei Brüder, deren Namen ich jetzt unerwähnt lasse, sind mir in früheren Tagen auf der Mittelschule gute Freunde gewesen. Doch mit den Jahren der Trennung waren die Nachrichten immer spärlicher geworden. Vor einigen Tagen hörte ich zufällig von der schweren Erkrankung des einen. Es traf sich nun, dass ich mich auf dem Weg in die Heimat befand, und so machte ich einen Umweg, um sie aufzusuchen. Ich fand jedoch nur einen von beiden vor, der mir erklärte, dass der jüngere Bruder der Kranke sei. "Sie sind," sagte er, von weit her gekommen, um uns mit Ihrem Besuch zu beehren. Doch mein Bruder ist nun schon seit langem wieder genesen und hat sich nach X zur Übernahme eines Amtes begeben." Daraufhin holte er unter grossem Gelächter zwei Bände eines Tagebuches hervor, die er mir in die Hand drückte. Man könne darin

Aufschluss über den damaligen Krankheitszustand gewinnen. Mir als einem alten Freunde vertraute sie ohne weiteres an. So nahm ich sie mit auf den Weg, und nach der Lektüre war mir klar, dass der betreffende Bruder an einer Art Verfolgungswahngelitten haben musste.

Sprachlich waren die Tagebücher verworren und zusammenhanglos, vieles wirkte ganz einfach absurd. Auch hatte es ihr Verfasser versäumt, Daten anzugeben, so dass man nur aufgrund der Unregelmässigkeit von Tusche und Zeichen auf unterschiedliche Zeiten der Abfassung schliessen konnte. Es gab jedoch auch zusammenhängende Teile, die ich nun in einer Auswahl der medizinischen Fachwelt zum Studium vorlege. Fehler in den Aufzeichnungen habe ich grundsätzlich nicht verbessert. Lediglich die Personennamen habe ich geändert, obwohl es sich bei den Betreffenden um Leute vom Lande handelt, welch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unbekannt und ohne jeden Belang sind. Den Titel hat der Verfasser nach seiner Genesung gewählt, ich habe nichts daran geändert. Aufgezeichnet am 2. April 1918. (《鲁迅文集》第一卷第16页)。

某先生,兄弟两人,名字我这里就省略了,都是我以前中学时的好朋友,多年分离,渐渐不通音信。前些天听说其中一个得了大病。当时我刚好在回乡的路上,就绕道去拜访他们,可是只见到两兄弟中的一个,知道了患病的是弟弟。“谢谢你,”哥哥说,“谢谢你远道来看我们。我弟弟病已好,到外地去任职了。”他大笑着,拿出两本日记,递给我,说从中可以看到他弟弟那时的病况。因为是老朋友,所以也不担心外传。我在回来的路上看了一遍,明白了他弟弟得的是一种迫害狂病,这一点是肯定的。

日记中的语言混乱无序,还有很多荒唐的话。撰写的日期都没有注明,只从墨迹色调和字体变化可以看出不是写于一个时间

的。但偶尔也有稍具联贯性的段落，现从中挑选，成为一篇，供医学专家研究。其中的错误，我不加更改。只有人名，虽然只是乡下人，说出来也不会造成什么大影响，但还是加以省略。至于书名，是作者自己病好后拟定的，就不加更改了。

记于 1918 年 4 月 2 日

(第 1 卷第 16 页)

杨氏夫妇译作：

Two brothers, whose names I need not mention here, were both good friends of mine in high school; but after a separation of many years we gradually lost touch. Some time ago I happened to hear that one of them was seriously ill, and since I was going back to my old home I broke my journey to call on them. I saw only one, however, who told me that the invalid was his younger brother.

"I appreciate your coming such a long way to see us," he said, "but my brother recovered some time ago and has gone elsewhere to take up an official post." Then, laughing, he produced two volumes of his brother's diary, saying that from the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illness could be seen and there was no harm in showing them to an old friend. I took the diary away, read it through, and found that he had suffered from a form of persecution complex. The writing was most confused and incoherent, and he had made many wild statements; moreover, he had omitted to give any dates, so that only by the colour of the ink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riting could one tell that it was not all written at one time. Certain sections, however, were not altogether disconnected, and I have copied out a part to serve as a subject for medical research. I have not altered a single illogicality in the diary and have changed only the names, even though the people referred to are all country folk, unknown to the world and of no consequence. As for the title, it was chosen by the

diarist himself after his recovery, and I did not change it.

有两兄弟，名字我这里就不透露了，都是我中学时的好友，但分别多年，渐渐失去了联系。前些时偶然听说其中一个得了重病，因为我回故乡，就绕道去拜访他们。但我只见到一个人，他告诉我，生病的是他弟弟。

"感谢你远道来看我们，"他说，"但我弟弟前些时病已好，已到外地去任职了。"说完，他大笑着，拿出他弟弟的两本日记，说从这日记里可以看出他那病的实情，并说交给老朋友看是没有害处的。我把日记拿回来，通读一遍，发现他患的病是一种迫害综合症。日记写得很杂乱，缺少连贯性，其中说了很多疯颠话；而他也没有注任何日期，因此，只能凭墨迹的颜色和字体的差异判断出来日记不是一次写成的。但有些部分也并非毫不连贯，我抄出一部分作为医学研究的材料。日记中文字不合逻辑的地方我一处也没有改，只把姓名更换了，尽管其中提到的都是乡下人，不为世人所知，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至于篇名，则是病人痊愈后自定的，也不加更改了。(选集第 1 卷第 39 页)。

莱尔的译文是：

There was once a pair of male siblings whose actual names I beg your indulgence to withhold.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e three boon companions during our school years. Subsequently, circumstances contrived to rend us asunder so that we were gradually bereft of knowledge regarding each other's activities.

Not too long ago, however, I chanced to hear that one of them had been hard afflicted with a dread disease. I obtained this intelligence at a time when I happened to be returning to my native haunts and, hence, made so bold as to detour somewhat from my normal course in order to visit them. I encountered but one of the siblings. He apprised me that it had been his younger brother

who had suffered the dire illness. By now, however, he had long since become sound and fit again; in fact he had already repaired to other parts to await a substantive official appointment.

The elder brother apologized for having needlessly put me to the inconvenience of this visitation, and concluding his disquisition with a hearty smile, showed me two volumes of diaries which, he assured me, would reveal the nature of his brother's disorder during those fearful days. [Here Lyell's translation is missing two sentences—J.K.]

As to the *lapsus calami* that occur in the course of the diaries, I have altered not a word. Nonetheless, I have changed all the nam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ir publication would be of no great consequence since they are all humble villagers unknown to the world at large.

Recorded this 2nd day in the 7th year of the Republic.....⑫

有兄弟俩,其真名请恕我不予透露。仅说在学校时我们三人为良友足矣。后来,时移境迁,使我们分散,以至渐渐地我们互不知对方之情况。但不久前,我偶尔听说两兄弟中的一个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当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好在回故乡的路上,因此就索性改变行程,绕道去访问他们。我只见到两兄弟中的一个。他告知我得了那种可怕的病的是他弟弟,不过现在他早已恢复健康,并且已经到外地等待就任一个将要空缺的职位了。

这位长兄对这次不必要的访问给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最后朗声笑起来;把两卷日记拿给我看,说这日记将显示那些可怕日子里他弟弟的病状。(此处莱尔略掉两个句子——作者)

至于日记中出现的笔误(*lapsus calami*),我一字也不加改动。不过,我更改变了所有的原名,尽管用这些名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因为都是偏僻乡村的人,为外面世界所不知道

的。

记于民国第七年第二天.....⑬

上面三段译文中,只有莱尔的译文试图把语域的问题体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高雅叙事”的语言、风格和词汇中,另外两种译文没有或者极少试图让读者感受到这篇序言和小说其他部分风格和语言上的差异。尽管莱尔的批评者们责怪他在翻译鲁迅作品时过于“词费”,但特别在这一段的译文中,我却看不出这种责怪的正确性来,只要准确地统计一下用字数就可以明了(顾氏295字,杨氏286字,莱尔262字)。即便把他因疏忽省略掉的那两句加进来,我也怀疑莱尔用字数会超过杨氏用字数很多(请注意杨氏译本未译“七年四月二日识”,而顾氏译本为方便读者改成了公元纪年1918年,也许从上下文看来是考虑欠周的。)我说考虑欠周,是因为鲁迅用民国纪年可能含有嘲讽意味——现在已经是民国了,而我们仍在“吃人”。⑭

《醉乡》(*Das trunkene Land*)这个题目,是顾彬为其译本第六卷取的卷名,并不是鲁迅所用原名。它似乎取自鲁迅一首旧体诗。醉乡指的就是中国。全诗如下: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椒焚桂折佳人老,

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

故乡如醉有荆榛。

顾氏的译文(P.30)是这样:

Für O. E. mit Orchideen auf dem Weg nach Japan

Der Pfeffer wird verbrannt, die Kasia gefällt, was ohne

Fehl ist, kommt in die Jahre,

Allein die Orchidee erblüht in dunklem Tal.

Wie gern folgt sie dem Fremden in die Ferne.

Hierzulande lebt's sich trunken angesichts der Dornen.

从德文本直译成英文就是：

For O. E. on his Way back to Japan with Orchids

The pepper is burned, the cassia fallen, what is without fault grows old,

Alone the orchid blooms in [a] dark valley.

How happily it follows the stranger/foreigner in the distance,

Here at home one lives drunken in the face of thorns.

送 O. E. 君携兰回日本

椒被焚烧，桂枝断折，完美无缺者变老，幽暗的深谷中兰花孤独地开放。

它跟随陌生的外国人到远方多么幸福啊，

而在这里，沉醉的人生活在荆棘丛中。

最后，是我的译文：

Pepper plant put to flame, cassia plucked up,

comely men grow old;

Only consigned to some remote crag can the orchid's pure heart unfold.

How can we begrudge this fragrant lot to one from afar;

When our own homeland, as if drunk, has its brambles and thorns to prick and scar.^⑮

椒树焚烧，桂花被折断，

英俊的男子有了衰颜；

只有送到遥远的嵯岩，

兰花那纯洁的心才能开展。

我们怎么能向一个远方来客

抱怨这芳香的命运呢；

我们自己的家乡，就像沉醉了一样，

用自己荆棘去刺痛和创伤。

顾彬和我都没有卷入有关中国字“兰”如何翻译的争论中，确实，那最好留给比我有学问的人去做。我更关心的问题的是在“故乡如醉有荆榛”这诗句里的比喻（字面意义是

“故乡，像醉了一样，有荆榛”），无论在英语还是在德语中都无法完全被表达出来。这可以通过改变比喻的办法解决，但我没有那样做；或者可以通过添补内容的办法，我采用了，在这个场合部分是为了押韵，但部分也是为了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顾彬的译法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添补，其译笔之谨严值得赞扬，但却把解释这个比喻的重担一古脑儿放在读者肩上了。这也许就是顾彬选择了在另一处（Das trunkene Land，即醉乡，作了卷名）解释这个意象的原因之一。他在寻求解释清楚的办法。但 Das trunkene Land 对德语读者意味着什么呢？我倒希望它使人想起鲁迅的《祝福》（Benediction，杨氏译作“The New - Year Sacrifice”，顾彬译作“Das Neujahrsopfer”）。^⑯鲁迅笔调中带有极大的嘲讽意味：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顾氏译文作：

Ich lag müssig und bequem inmitten dieser Umarmung aus Lärm und Getöse, und die Zweifel, die mich bis in den Abend hinein bewegt hatten, schienen durch die Atmosphäre der Feierlichkeiten hinweggefegt. Ich spürte nur, dass die Heiligen des Himmels und der Erde die Opfergaben, den süßen Wein und den Weihrauch angenommen und sich daran erfreut hatten und nun volltrunken in der Luft herumtorkelten und voller Freude Luzhen mit grenzenlosem Glück belohnen wollten.

杨氏译为：

Enveloped in this medley of sound I relaxed; the doubt which had preyed on my mind from dawn till night was swept clean away by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I felt only that the saints of heaven and earth had accepted the sacrifice and incense and were reeling with intoxication in the

sky, preparing to give Luzhen's people boundless good fortune.^①

莱尔的译法是:

All the worries and concerns that had plagued me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the day before had been totally swept away by the happy atmosphere of the New Year. I was conscious of nothing except that the various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were enjoying the ritual offerings and all the incense that burned in their honor. Comfortably tipsy by now, they staggered through the sky and prepared to shower the people of Lu Town with infinite blessings.^②

不管怎样,我还是担心 Das trunkene Land (《醉乡》)这个标题仍然不能揭示出原著中含有的嘲讽意味,除非读者很熟悉鲁迅的著作。我觉得 Das trunkene Land 实在是个有点儿太东方主义意味的意象,使人想起跳旋转舞蹈的托钵僧、鸦片烟刺激后的狂言夸张和永远不变的遥远的东方的梦想(或者说表面上如此,即便对“后现代”时期的成熟的西方读者而言)。为了那个原因,我情愿避免使用这个词。其实,它听起来是颇富诗意的——这正是顾彬所译许多鲁迅旧体诗的长处所在——它们读起来就像真正优秀的德文诗。为此,也为了他把这引人注目的多卷本组织翻译成功,沃尔夫冈·顾彬值得受到高度赞赏,他的学生和合作者们也如此。德语文学因为有了他们更丰富了——如果想一想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或者亨利希·曼活着会怎样利用他们的……

每一个编者或译者的笔下都会出现一个不同的鲁迅。顾彬的鲁迅是一个抒情的大才,被苦痛、困惑和怀疑所困扰;莱尔的鲁迅是活跃的、有幽默感和富于力量的;而杨氏的鲁迅是一位不妥协地反对不正义的战士和为被压迫者代言的无畏的勇者。每一种译文都表现着鲁迅的一个侧面,但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构成一个更完整的鲁迅形象以前,所有这

些译文和其他类似的工作都必须被放在一起进行考察。

注释:

- ① 《明报月刊》1995年3月号第13页。
- ② 见玛杰里·萨宾《鲁迅:个人才能与革命》, Raritan《拉里坦》,第9卷第1号(1989年夏)第45页。
- ③ 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版本与1956—1960年版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区别。前者将所有的罗马字都改为拼音,比以前北京外文出版社使用的不可靠的、变了形的韦氏音标好得多。为了可读性更强、更准确,还对不少译文做了修改,而且第四卷还新增了两篇文章,一是《三月的租界》(1936),是批评那位倒霉的文学批评家“狄克先生”的(这是张春桥那时的化名,张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之一,据说他们在幕后统治过70年代初期的中国);另一篇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对于理解鲁迅在“两个口号”之争和“国防文学”论争中的立场是很重要的文献,尽管该文作者究竟是不是鲁迅还存在疑问。
- ④ 威廉·莱尔译《鲁迅:〈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 ⑤ 见刘禾《跨语言实践:文学、民族文化和被翻译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6页)。
- ⑥ 例证可以在第5卷第92页第一段中找:“Wo sind denn aber bitte die Beweise, wenn es in der Tat so viele Sanger voller Inbrust gibt?”(如果不读原文,没有哪个德语读者会猜到鲁迅的原意)在这一段的最后,我们看到:“Die Bemuhungen, uns endlich aus der Lethargie zu befreien, gehen auf Anstosse von aussen zuruck, wir sind nicht in der Lage, mit eigener kraftiger Stimme zu rufen.”在原文中,前一句的比喻(有人试图在梦中说话)在继续使用着,但德文译本却把主题转向了。这个问题也发生在本页最后一段的最后一行:“Allein die Vielfaltigkeit und Anzahl dieser Stimmen macht es unmoglich, sie alle darzustellen, doch ausgehend von ihrem Einflub, der Kraft, mit der sie in der Lage sind, die

Mi
ih
sci
sk
so
语
寻
第
m
ge
m
W
G
我
诗
15
③
页
年
页
⑨
193
著
⑩
W
11
母
说
⑪
《
⑫
页
⑬
关
⑭
个
后
自
香
⑮
⑯
、
十
上

Menschen zu bewegen, nicht zuletzt auch aufgrund ihrer eindrucksvollen Sprache, gibt es eine Dichterschule, die den Namen »Māra« verdient, ein Sanskritwort in der Bedeutung von »Himmelsdämon« also etwa das, was die Europäer »Satan« nennen,“德语读者会很难弄明白摩罗诗派是作者向域外寻求的新声的一种。更多的这类纠缠不清见第101页第2段:“Wie viele Beispiele für Dichter mag es seit dem Beginn der Schrift bis zum heutigen Tag in China wohl gegeben haben, denen es mittels einer ausdrucksvollen Sprache gelang, das Wesen der Menschen zu verändern und ihre Gedanken zu erhöhen?”

- ⑦ 我的译文及注释见拙著《诗人鲁迅:鲁迅旧体诗全英译》,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8页。
- ⑧ 见章衣萍的《枕上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七卷第436页有引述。
- ⑨ 诗中说到猪肉,是对章衣萍的另一记耳光,因为他对回民采取随意的不客气态度,见《诗人鲁迅》第217页。
- ⑩ W. J. F. 詹纳尔:《鲁迅诗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年版。我对该书和其他有关鲁迅旧诗的研究翻译著作的评论见[美]《中国文学:短论、论文、评论》第13期(1991年12月)。
- ⑪ 《野草》,北京外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2页。
- ⑫ 见威廉·莱尔译本第29页。
- ⑬ 莱尔未将“四月”译出——译者。
- ⑭ 郑义的著作《红色纪念碑:吃人的故事》(纽约,西景,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6年版)对这个意象的形而上的和历史的意义提出了新的启示。也许鲁迅笔下的狂人比任何人认识到的更具有前瞻性(预言性)。又可参阅郑义和科瓦利斯1996年3月21日在布朗大学“自由写作论坛”的对话,存于珀度大学多媒体档案中,录像带号96-0831-20-2,其中郑义谈到文化革命期间的吃人现象。
- ⑮ 《诗人鲁迅》第142—146页。
- ⑯ 用 Das Neujahrsoffer 来译《祝福》(The New-Year Sacrifice)也是令人遗憾的。我说令人遗憾是因为鲁迅使用“祝福”两个字 benediction, blessing, 字面意义是“我祝愿你幸福”作为小

说的题目是包含极大的讽刺意义的,因此应该保留。祥林嫂是一个牺牲品,被剥夺了人的尊严,随着一天天过去,更被她那无情的乡绅雇主赶出,被迫在曾收留过她的异地小镇室外死去。作者实际上是诅咒那些害死她的鲁镇人,并不是“祝福”他们,篇末的祝福实际上是在嘲讽;任何人,只要他是无情的,不择手段,就能获得暂时的优势,即迷信徒所谓的“福”。

⑰ 杨译《鲁迅选集》第1卷第188页。

⑱ 莱尔译本第241页。

[译自《中国文学:短论,论文和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第18期,1996年第153—164页。)为此次翻译,作者2001年11月作了些修改、补正。]

译后记

本文系寇志明先生(Jon Kowallis)对顾彬等人编译的德文6卷本《鲁迅选集》所作的评论。寇先生生于美国,大学期间攻读德国语言文学,后又学习中国文学,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有年,尤熟谙鲁迅文献,以鲁迅诗歌英译和研究闻名学界。现任教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印语言文学系。

如今有一个常谈的话题,就是中国要走向世界。鲁迅研究这门曾辉煌一时的显学自来就有一种说法:鲁迅是世界的鲁迅。但究竟鲁迅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多大,却难以衡量。要让外国人学了中文来读鲁迅恐怕只能是一种幻想。鲁迅文化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将他的著作翻译成外文,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没有翻译,或者说没有准确和优美的翻译,鲁迅就不能被理解,被欣赏,更谈不上共鸣了。

但翻译谈何容易。

以前我们常常津津乐道罗曼·罗兰如何称赞《阿Q正传》,说读了以后,久久不能忘怀主人公的可怜相。这应该说是鲁迅著作迄今为止所产生的最响亮的共鸣了。但如果深究起来,我们不妨斗胆想一想,这位法国大作

家对《阿Q正传》理解了多少,这当然不是说他理解力有问题,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他所读的敬隐渔的译本水平怎样?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著的意思?鲁迅文笔的巨大讽刺意味被译出来了没有?

我们很需要对鲁迅著作各种译本的情况做认真研究的好文章,寇先生这篇书评就很有意义,它实实在在地指出了德文译本和其他几种英文译本的优长,也真诚坦率地列出其失误。

尽管是晚出的译本,德译本还是存在一些错误,其中有些是对原著的理解不足或偏颇造成的。例如,对《呐喊》这个小说集的名字的翻译,英文译本已经有好几种不同译法,Call to Arms(拿起武器的召唤),Outcry(大声疾呼),Applause(作为旁观者的助威性叫喊)等,到底那种译法符合鲁迅的原意?应该说,“大声疾呼”符合鲁迅与金心异谈话中那个铁屋比喻的意思。顾彬译的《阿Q正传》篇名Die wahre Geschichte des Herrn Jedermann,《人人先生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又如顾彬在德文本《鲁迅选集》的后记中就指出他的前辈译者的错误,把《呐喊·序言》中一开始的“我也曾有许多梦”一句里的“也”字漏掉了。(该后记中译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梁展译。)这说明翻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地细致地阅读原著,否则很难体会原著的涵义。顾彬译本中有些错误,特别是在翻译鲁迅早期几篇文言文时所犯的 error,也主要是对原文理解不准确造成的。

至于鲁迅诗歌的翻译,本来诗无达诂,允许理解上的分歧存在,但这不能成为随便翻译的借口,总有接近于原著本意的译本。寇先生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因为他既精于英诗,又通德文,故在批评顾彬译本时时时加进自己的译法,以资比较。本文所引鲁迅几首诗(《教授杂咏》,《无题·烟水寻常事》和《送O.E.君携兰归国》)的译法,应该说寇先生的译法更贴合鲁迅写作时的环境和心境。

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些说明:

出现最多的问题是作者常把德文译本与英文译本进行比较,有时指出或一译本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这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有时则只是为了比较几种译本谁更好地传达了原著的神韵,如散文诗《雪》中的一段和小说《祝福》最后一段的译法,对我们这样的哪种外语都只在半生不熟状态的读者来说就显得有些玄妙,断不如寇先生的理解和会意之深。这时候,我就只好径直把各种译本抄下来。但这样照抄等于不译,终究不是办法,因此,在好几处我不得不用了笨拙的办法,把已经译成德文和英文的鲁迅文字,再译回到中文来——这似乎是画蛇添足,很可笑的。但尚可自慰的是,这译过来的文字和鲁迅原来的文言文毕竟有些不同,也就是说,我总算做了一点点工作,把鲁迅的文言文或旧体诗译成白话诗文了。然而我还是担心,便是这点本语言内的活计我也做得不好。

我之翻译寇先生这篇文章,显然是超过我的语学能力的一次勉为其难的尝试。作者评论的对象用的是我所不甚懂的歌德和托马斯·曼的国语。然而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坚持把译它作为一个学习机会,想请鲁研界同行们注意,在曾经轰轰烈烈的鲁迅研究背后,还有一些我们注意很少,甚至还几乎没有注意到的领域,如鲁迅的翻译和翻译的鲁迅。在当前国际文化亲密交流和融和的时代,这些领域恐怕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肩负着更广泛地传播鲁迅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任务,而鲁迅一生著译很多,在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我们应该认真地汲取他的经验,并了解他的著作被翻译和传播的情况。同时,我想这也是在对那些辛勤翻译鲁迅著作的外国朋友(也有中国朋友,如文中提到的杨宪益先生)表示敬意——他们是鲁迅研究事业的功臣。

2001.12.10